

蚩尤

紀元開始之前，我的族人
就與走獸一起覓食
與飛禽共享天空
狩獵最桀驁的景色
大地平坦
一如我們的信仰，日出時
遍野金光

大風自北方吹來
飛砂蔽日，陳腐的霉味
有人說那是文明的氣息
我偏偏嗤之以鼻

我本不屑衣冠楚楚的中原
但天生喜歡逆著風的方向
翻越高聳的圍牆
對於被制度囚禁的土地
還懷有解放的欲望
我野蠻的想像
將比他們虛偽的歷史
更加猖狂

他們曾經視於我
一個野人，在辭令之間
顯得衣不蔽體
但我狂妄的創造力
屢屢將他們迎頭痛擊
北方諸神
都必須向我行禮

那年在涿鹿之野
我初次嚐到敗績
他們有著模糊的五官
說同樣的話語
他們的背後是整個天庭

但我的援軍
始終只有自己的信仰
我孤獨的影子，是風中
驕傲的戰旗

一如倒臥在泥濘裡的神木
持劍的戰士死去了
拿筆的人寫起歷史
英雄都回到神話裡
就讓傷口繼續流血吧
紅色，本是南方的顏色

但那些冷卻的反抗的血
液態的火種，滲入土裡
總有解凍的一天
不願臣服的人們
都有可能我的後裔
當你感到懷疑
就站起身，朝北方走去
只要你敢繼續想像——

諸神將再一次
向我行禮

牛頓

總該有個引力
讓行星聚集
讓每顆蘋果
落在適合的土裡
物質的定律在我胸口
努力伸出手，彷彿就能觸碰
星座彼端
上帝的指尖

關於信仰
是我與真理之間
距離平方的反比
擁抱宇宙裡最大的秘密
如果你不肯靠近我
我就朝你走去

(創世紀 60 年詩獎)

貝多芬

我已經聽不到了，但感覺得到
昨天夜裡
雨打在玻璃上
一群透明而跳躍的附點
八分音符

窗外零碎的切分音
斷開夜的平均律
麻雀們告訴我
星星消失得比清晨更早
這些我都知道

如果此刻有低音大提琴會更好
第一道陽光就要穿透雲層
遠處
教堂的鐘聲即將敲響

所有的噪音都消失以後
才能聽到
神最純粹的交響樂
只在失去聲音的耳朵裡
響起

(創世紀 60 年詩獎)

莫內

那時還是夏天
曾經我每次落筆
都產下一枚光的蛹
等待時間
孵化出色彩

而後冬日降臨
荷葉落盡
蝴蝶也紛紛離去
只剩一束微弱的光
照在掌心

最後
祂奪走了光
但我手中還有筆

只有我能清楚看到
那些枯萎的荷花
在我死後
都將在我的畫裡
大舉盛開

(創世紀 60 年詩獎)

梵谷

凝視過人間太久
星星都磨穿了洞
終究是背光的一生
太多噪音了
那些收割後的耳朵
只能留在畫裡
成為永恆的向日葵
吹奏光之銅管
在日出以前
世界還有沒有色彩的時候
就已經抵達過
最高亢的音

(聯合報副刊 2015/01/27)

陳澄波

那些因過早綻放
而凋零的光
都來到我的調色盤裡
成為油彩的一部分
讓我用一生
餵養它們

終有一日
我們的故事
會填滿貧瘠的白色年代
歷史濺出的鮮血
將使我的色彩
更加淒厲

* 2015 年 2 月 2 日，Google 台灣版首頁以陳澄波畫作《淡水夕照》紀念這位死於 228 事件的畫家。
(衛生紙詩刊)